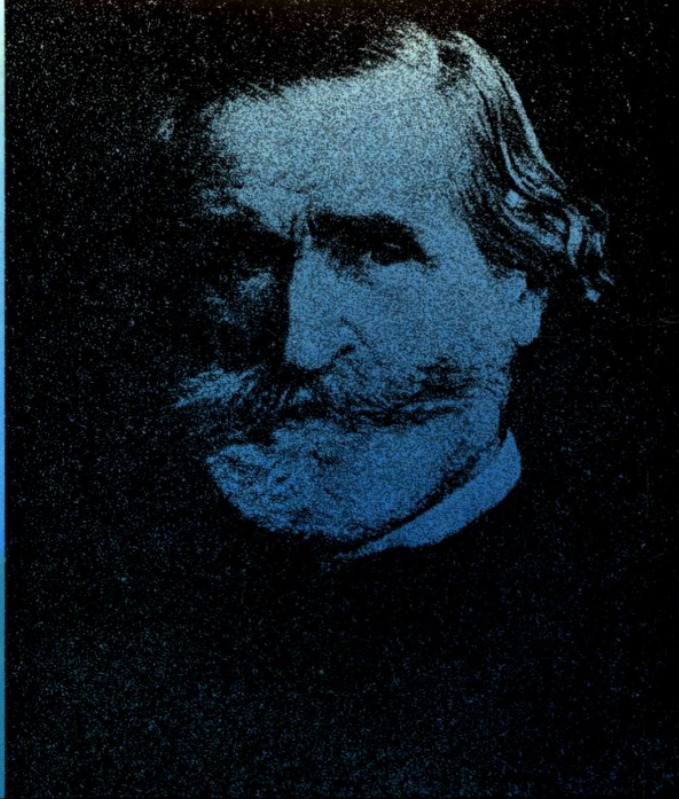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92

維爾第

維爾第 *Verdi*



■ 印 翻 勿 請

有 所 權 版 ■

維

爾

第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92

主

編：梁

治 · 實

馬 秋

作

者：喬

治

馬 秋

譯

者：梁

識

馬 秋

插

圖：陳

銘

松 梅

出

版：名

人

出 版

社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三

郵撥：一〇三三五二

發行人：林

林

獻

章 五

法律顧問：林

李

洋樹

一旺 律律

師 師

印

刷：中

興

印 刷

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





維爾第 *Verdi*


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92

維爾第

勒隆科爾的農家子.....	五
布塞托的小音樂家.....	八
赴米蘭深造.....	一七
布城樂師之爭.....	二二
音樂師.....	二五
奧柏脫的演出.....	二九
音樂時尚.....	三三
略傳和拿布科.....	三六



米蘭社交界寵兒·····	望
厄納尼·····	咒
苦役中的年月·····	五
馬克白·····	三
倫敦與巴黎·····	六
動盪的政局·····	三
露惹莎·米勒·····	八
弄臣·····	九
布城大街上的生活·····	四
行吟詩人·····	四
茶花女·····	二
西西里晚禱·····	三
版權問題·····	二
假面舞會·····	二



義大利的締造·····	一三四
國會代表·····	一三九
命運的力量·····	一四一
時代的改變·····	一四六
唐·卡洛·····	一五一
曼朱尼與羅西尼·····	一五四
阿伊達·····	一五九
曼朱尼安魂曲·····	一六六
奧泰羅·····	一七五
法史達夫·····	一八〇
鼓盆之戚·····	一八四
聖曲與過世·····	一八七
後記·····	一九二
年譜·····	一九四



勒隆科爾的農家子

維爾第於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星期日那天，降生在勒隆科爾（Le Roncole），它是帕瑪公國境內的一處小村莊。他父親卡洛·吉烏西坡·維爾第在下星期二，跋涉了三英里前往布塞托，去登記長子的出生。辦事員以法文書寫記載的名字是約瑟夫·佛屈南·弗朗沙，因為當時帕瑪被併入法國，成為拿破崙帝國的一部分。

在俗世裏，維爾第是生為法國人，而在精神上，他卻是羅馬天主教會裏的約瑟夫·佛屈尼納斯·弗朗西斯卡斯。不過，他總只稱呼自己為吉烏西坡·維爾第（Giuseppe Verdi）：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義大利人，可不作與甚麼「中間的名」（註：middle name 教名與姓之間的名字）。長大後，他的家人、朋友，甚至妻子，都只稱他「維爾第」而已。

一八一三年時的勒隆科爾是個農村，約有農人百來名，聚居在聖邁可教堂四周，十五或二十戶的房屋裏。這個村莊在布塞托通往帕瑪的大路邊，布塞托是最近的市集，帕瑪則是公國首邑。農人們耕種的田地屬自己所有，土地豐饒肥沃，但是，一八一三年時，這裏的生活卻簡單而艱苦。戰爭和徵兵拖垮了農村經濟，除了兼差，必要的手工業如木工、修補的工作而外，就沒別的甚麼好幹了。維爾第的父親經營一家客棧兼酒店。為了餬口，他另外還賣些鹽、酒和雜貨，並自己闢了菜圃、果園。他的老婆盧姬亞則看店和紡織。夏季裏熱塵吹襲平野，冬來有阿爾卑斯山的冷

霧吹下波河（註：在義大利北境）河谷。

維爾第的家兼營酒館和商店，在村裏算是較大較好的了。今天在義大利政府的保管下，它已經成為國人瞻仰紀念的所在。屋裏，底樓的一端是廚房和店鋪，另一端則是酒吧間和客廳；中間是條長廊，將它們分隔開來。總共四個房間，都很小，一條窄梯通往頂樓兩個房間，一間父母用，另一間給維爾第和他小妹（生於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日，智能有障礙）合住。

拿破崙覆亡，帕瑪公國歸屬於瑪麗·露意絲，和天才再降臨。維爾第出世時，父親二十八歲，母親二十六歲，健康情形均甚良好。他們像大部分農人一般，不識之無，把七歲的兒子送去跟著村裏最有學問的教士讀書。上的課程是最簡單的讀、寫和算術。不過，並不是天天都有課上的，維爾第不時要同爹爹上布塞托去採買，幫著看店、照顧菜園子，並在教堂中當侍僧，而教士也要做彌撒、聽告解、看病人、臨終祈福，並參加村中大小祝典。

維爾第八歲前的某個生日，爸爸送給他一架老舊、破爛、沒踏板、琴鍵斷裂的「斯賓尼特」（註：spinnet，早期之小方形鋼琴，琴弦由鏈端之小皮塊之撥動而出聲）做禮物。斯賓尼特在十八世紀十分風行，但至一八二〇年左右時，已漸為聲量可大可小的鋼琴所取代，也許這是維爾第的爹地如何買得起史賓尼特的原因吧！它比當時流行的喇叭可貴多了，對農家子弟而言，這可是非比尋常的禮物呢！

維爾第終生保留著這架小鋼琴，它今天被保存在米蘭的拉史卡拉博物館，非常小而且殘破不堪。這個禮物是維爾第音樂天賦最早的證明。相同年齡時的莫札特（註：一七五六—一七九一奧國作曲家），已經在開演奏會，並寫鋼琴舞曲，維爾第則無此項記載。但村中唯一的另一架鍵盤樂器就是教堂裏的風琴，可見村人們對維爾第的音樂才賦必然是刮目相看。

關於維爾第的童年，有些事實與傳言交織的故事。有一說是，一個行遊四方的音樂家某晚在酒店門口出現，預言待產的母親會產下麟兒，並於嬰兒降生時奏唱小夜曲。又有一說謂：一八一四年時，據說會活吃嬰孩的哥薩克人（註：俄國南部一民族，以騎術著稱於世）追擊撤退的法國人，經過勒隆科爾。村中婦女皆走避教堂中，維爾第之母抱著襁褓中的孩子，愛懼交加，竟爬到鐘塔頂上，爲防鐘響震聾了兒子的耳朵，緊緊地把身後的鐘索拉住。因爲這一傳說，一九一四年，該塔懸起了紀念牌，這時維氏過世已十三年。此外，維爾第常是勒隆科爾的小提琴手，巴格塞身後的跟班，巴格塞是當地人們熟知的行遊音樂家，常在婚禮、節慶中演奏。另外還有一說，維爾第在做彌撒時當侍僧，因爲全神聆聽風琴的演奏，竟聽不見教士要他遞過水和酒來。最後一說，維爾第找不著C大調的弦，拿起鏈子猛敲鋼琴。

維爾第在勒隆科爾的童年，無人能够說得確切，因爲當地父老多不能提筆寫字，沒有家庭信函、紀錄，或孩子的日記、學校的記載留存下來。就在他成名後，仍活著的父母或早年的朋友，也無法記下他們的印象和回憶。維氏本人更無意這樣做，他唯一筆之於書的回憶，是有關早期在米蘭時的情形。對於勒隆科爾，他只向朋友這樣說過：「我少年時期異常艱苦。」

送了兒子鋼琴後，老維爾第又安排他和村裏的風琴師皮埃洛·巴斯洛奇學彈風琴。風琴師在義大利小村莊裏的地位是不低的，不過薪水卻不足餬口，而且教堂或村裏有需要時，他必得應命。巴斯洛奇除了彈風琴，還是小學老師。他可能只會最簡單的和聲法和音樂理論，所能教給維爾第的，也只限於風琴的使用方法、如何練習、如何分節而已。

維爾第琴藝日趨嫻熟，有時也會代替老師在教堂中彈奏。等到老師退休後，維爾第雖只十歲，卻繼他而成爲村中的風琴師了。這個位置對維爾第而言是重要的，他一直保有著它，直到九年

之後，一八三二年他上米蘭去爲止。曾有傳聞說主教要另派一個風琴師來接替巴斯洛奇，結果村人大聲抗議，終於保留了他們自己的「大師」。

也許維爾第在父母面前日夜說個不停吧，爹爹倒是挺體諒他的，答應去找人商量看看，讓他接受更好的教育。

布塞托的小音樂家

卡洛·維爾第首先跟安東尼奧·巴列齊商量。巴列齊是酒商和雜貨商，已經致富，是北義大利新崛起的中產階級代表，老維爾第就是從他這裏批了貨到勒隆科爾去賣的。

一八二三年，巴列齊才三十六歲，較卡洛小兩歲，可是已是布塞托的要人，是城裏「愛樂學會」的會長。這個愛樂學會也就是市立樂團，它公開演出；遇有歌劇團前來，也提供伴奏的服務；必要時也爲各教堂提供樂師；並常舉行室內、室外的音樂會。學會中除指揮外，多係業餘者。布塞托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個兒子、兄弟或堂、表兄弟之類的，參加這個愛樂學會，它的管絃樂是城裏人談論和感覺榮耀的焦點所在。而巴列齊則是領導人與贊助者。

卡洛·維爾第了解兒子不尋常的天賦，也深深爲此而覺得困擾。他和巴列齊談過以後，巴列齊毫不猶豫地敦促他把兒子送來布塞托上學。於是，一八二三年十一月，維爾第帶著他的小鋼琴坐著二輪馬車來到了布塞托。

以後七年半的時間裏，維爾第都和一個叫蒲那塔的修補匠住在一塊，每天的食宿費是三十生提西莫（註：義大利錢幣名，值里拉百分之一）。父親出一半，另一半的費用則靠維爾第在勒隆

科爾任風琴師的收入支付。每遇星期天和節慶的日子，維爾第都需走三哩的路往返於勒隆科爾和布塞托之間。在他十或十一歲時，有一次在冬天裏，失足滑落路旁的深水溝中，溝壁既高且滑，還好有個村婦路過，聽見他的呼救，把他救起。

修補匠蒲那塔和維爾第同居共食多年，卻從未和這個孩子建立起情感和友誼，因此錯過了與偉人同垂不朽的機會。布塞托的老居民們說了又說的一個故事，是蒲那塔鍋裏煮的菜太稀了，維爾第只好請求隔壁賣烤栗子的鄰居，讓他在烤架上把麵片兒烤來吃以充饑。維爾第和蒲那塔之間沒甚麼情誼，也可看出他對音樂和學校功課的專注。

維爾第初抵布塞托時，城裏約莫兩千人左右，是該地區的政、商首邑。該地有好幾座教堂，其中一座大家稱為大教堂的，裏頭有架風琴，較勒隆科爾的為大，有四個歌手，一個唱詩班，以及四人合奏的絃樂隊。城裏尚有一所叫做「高等學校」的學府，還有一所音樂學校，甚至還有猶太人的社區和他們自己的學校。最重要的是，有個公立圖書館，維爾第可以在那裏看書。城外有巴拉維西諾侯爵的夏日別墅。城裏的建築常高達三、四層樓，通常皆圍著一個內院而建。巴列齊的便是其中之一。底樓上的店面就在拱廊之後，店面之上即是「愛樂」演練和舉行音樂會的大房間，再上面及後面便是家居所在了。這裏的一切規模都較勒隆科爾為大，前來布塞托接受巴列齊的協助支持，是維氏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行動。

維爾第從小常和父親到布城來，因此城裏的環境對他並不陌生。學校裏的老師是唐·皮特洛·賽列提，同時也是大教堂裏的教士。小維由文法學校低年班基礎的讀、寫學起。稍後又修習拉丁文、義大利文學與歷史。他的表現很好，因此老師希望他能進教會。

不上學時，小維便練琴、上圖書館，或在有音樂的地方徘徊留連。這時，對他而言，最好、

最重要的音樂家，是佛迪南多·普羅維西。普氏當時五十三歲，是「愛樂學會」音樂指揮、音樂學校校長和大教堂裏的風琴師。普羅維西於一八一三年受任這些職務，對布城各種音樂活動和高水準的音樂素質，貢獻甚多。由於他的建議，巴列齊教小維吹橫笛、木簫、木笛和一種舊式的，叫「蛇」的低音簫。普氏自己則教導和音法、對位法和鋼琴。小維在巴列齊的屋裏練鋼琴，樂藝精進之後，「愛樂」若有人缺席，便由他替代，並抄謄樂譜。但是，他在文法學校的功課也跟着「落千丈」。

賽列提眼見高徒成績日差，便開始責備小維花太多時間在音樂上頭。十二、三歲的小維，只得竭盡所能，在兩位恩師之間盡力做好。

一天，小維沒把普羅維西分派的功課完成，普氏生氣而失望。小維只好坦承，既要上文法學校，又得上音樂學校，還得在勒隆科爾彈風琴自力更生，時間實在不够分配。而且，文法學校還說，他若再不少搞點音樂，多讀些拉丁文，就要開除他。普氏想了想後說：「孩子，你聽著，你如像過去那樣繼續努力下去，你就會成爲第一流的音樂大師。」接著他又說，雖然如此，音樂家也應該通曉許多事情的，萬一文法學校真開除了小維，他願意親自教導他。

普氏這番話，使得小維更明白了自己將來是要做音樂家而不是教士。趕巧，教堂裏舉行特別慶典，聘請的風琴師沒來，賽列提就說讓維爾第代替吧！賽氏也許是開玩笑的，沒想到小維能卽席演奏，並且不用樂譜，結果令人十分驚嘆，終於使得賽師讓了步，勉勵他還是以音樂爲先吧！從此文法學校不再責備他，而小維也順利地畢了業。

一年年過去，小維變成普羅維西名實相符的助手。老師病了，他來代課，他協助彈奏風琴，協助「愛樂學會」裏的工作，指導巴列齊的孩子，並每逢星期日、節日，往返勒隆科爾，演奏風

琴。十五歲時，小維雖然欠缺經驗，卻已經卓然有成，算得上是個音樂家了，連普羅維西都承認，他的鋼琴造詣超過自己。

十五歲的小維開始作曲了。有個巡迴歌劇團要來演出，照例由「愛樂」支援管絃樂隊。小維已經指導過多次的演練，而且認識「愛樂」的每位會員，因此，他就爲羅西尼（註：一七九二—一八六八，義大利作曲家）的 *Il Barbiere di Siviglia* 寫了一首新序曲，讓大家演練。演出結果極爲成功。

一八二八年那個時代，大部分的音樂都是新音樂，早些時候的歌劇常被加以重新安排，以適合某一歌劇團的人才或某一公開場合的需要。任何音樂家都可像小維那樣做，它既不是矯揉造作，也不是狂妄大膽，特別的只是，他才十五歲而已。

同年，他還譜寫了一曲戲劇體聲樂樂曲 *I deliri di Saul*，巴列齊留下了他的描述——

「……顯示出生動的想像，曠達的先見，以及對各樂器的安排處理判斷完美。」

但是因爲維爾第不准人出版他早期的作品，因而這首曲子未能留傳後世。對他而言，過去只是自己的私事而已。

這時，附近一個村莊的風琴師退休了，小維提出申請，希望多份收入來維持簡單的生活，可惜沒給聘用。但是塞翁失馬，又焉知非福呢？普羅維西日益老病，巴列齊和布塞托的人都期望小維接替普氏的衣鉢，而小維私心裏一定夢想著寫一齣偉大的義大利歌劇。歌劇是義大利當時最主要的一種音樂表達方式，那個音樂家不是幻想著寫下不朽巨作，揚名後世，錢財大發呢？不過要達成這個壯志又須另一番的計議了。

維爾第十六歲時，讀到曼朱尼（註：monzoni 一七八五—一八七三，義大利小說家及詩人）的小說 *I Promessi Sposi*，對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五十三歲時他還寫信給朋友說，他對該書的熱愛不減，它是本「真正的書，真實得一如事實。」一八七四年時，他為曼氏的首次冥誕寫下「安魂彌撒曲」，便把心中的崇敬寫入音樂當中。

I Promessi Sposi 是部傑出的義大利小說，對義大利人而言，它揉合了史考特（註：scott 一七七1—一八31，蘇格蘭詩人及小說家），狄更斯（註：Dickens 一八12—一八70，英國小說家），柴克萊（註：Thackeray 一八一1—一八六三，英國作家）及托爾斯泰（註：Tolstoy 一八二八—一九一〇，俄小說家及社會改革者）各家的風格和精神。由於當時義大利無統一的語文，各地方言雜陳，此書自一八二七年出版以來，每年皆增加許多文學之外的含義與影響。

一八二七年時，義大利各地分別說著塔斯肯的方言（源自但丁的語言）、法文、拉丁文、德文等。維爾第和巴列齊說的都是帕瑪地方的方言。後來，四分五裂的義大利感覺到自己是個國家，開始奮鬥，想完成統一和獨立，曼朱尼的小說在語言和文法的現代化之上，貢獻極大。

曼朱尼的書首先成功地打破了語言的藩籬，他以文學式的語言來描敘，而以米蘭的方言做對話。字彙混合了倫巴底、塔斯肯、法文、拉丁文的語辭，以及一些經他類推、引伸的自造字。文體簡單直截。故事是關於戰爭、饑餓和災疫之事，次標題是「一個十七世紀時的米蘭的故事」，其中寫到統治階級的不負責任，主角的農人們的單純誠實，米蘭絲業的開端，人性對災難的適應，以及通篇對邪惡的控訴。多年來，在義大利半島上頭一次有了這種事發生——凡是能讀的人，甚至於像維爾第這個鄉下孩子，都讀著同一本書。

曼朱尼不斷修改這本書的文字。一八二七年之後，他以為塔斯肯的義語是全義大利最好的，